



居士集卷第三十七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七

墓誌一十七首

宗室

皇從姪衛州防禦使遂國公墓誌銘

惟遂昭裕公宗顏字希聖太宗皇帝之曾孫潞恭憲
王元佐之係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郇國公允成之
長子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內殿崇班禮賓崇儀副使
六宅使改左屯衛大將軍封州刺史遷左金吾衛大
將軍領復州團練使左衛大將軍領郢州防禦使拜
衛州防禦使公好學通王氏易喜為詩歲書數萬卷

性聰敏多能至於琴奕之藝佛老之說所學必通履
行脩謹未嘗有過失每燕見侍上讀易賦詩數賜器
幣詔書褒美嘗召宴大清樓賦裸玉詩為諸皇子第
一上尤嘉賞賜繒絲二百段有詩集十卷至和二年
九月壬戌以疾薨享年四十有八初其疾也上遣中
貴人押國醫治之既薨輟視朝一日勅有司具駕將
視其喪以雨不克遣中貴人厚加賻卹乃贈昭信軍
節度使大常考行謚曰昭裕權厝于東法濟寺夫人
太原郡君郭氏燕王從義之裔孫子男三人長曰仲
連右千牛衛將軍次日仲丹仲筠皆太子右內率府
副率早卒女四人長適左侍禁潘若旦今亡次適內
殿承制閤門祗候郭士選次一作二一有亦字以嘉祐
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學而通行益修中克實外譽優見於言帝所褒雖不
克施於事斯可以銘諸幽

皇從姪筠州團練使安陸侯墓誌銘

安陸侯宗訥字行敏太宗皇帝之曾孫潞恭憲王元
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郇國公允成之第二
子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內殿崇班承制改右千牛衛
將軍領茂州刺史天子祀明堂推恩遷領筠州團練

使至和元年八月癸卯以疾卒享年四十有六天子
哀卹贈安州觀察使追封安陸侯權厝於薦嚴佛寺
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塋於河南永安縣夫人長樂郡
君董氏子男五人其二早卒次仲緘右千牛衛將軍
二人尚幼未允女八人長適右侍禁蔚世庸再適右
侍禁郭昭簡今亡次適左班殿直劉起次適陳敦今
亡次適王整次適董昭遜次適張經今亡次適程翼
皆右班殿直最幼入太和宮為道士惟侯學知為詩
好義喜施性端謹能修容止進退有法未嘗少懈銘
曰

思無邪容則莊蔚然有儀人所望學而不止久愈彰
銘昭厥美示不忘

皇從姪右領軍衛大將軍博平侯墓誌銘

惟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吳懿王之曾孫右屯衛大將
軍昌州團練使贈彰屯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
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第二子金紫光祿大夫
檢校國子祭酒右領軍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輕車
都尉天水郡開國侯世融字仲源幼好學不驕富貴
以清節自勵尊重師友執經問道無倦色嘗自銘其
噐物起居寢食視之喜為詩工書亦通浮屠說平居

一室蕭然終日無所營欲世咸知其賢初爲殿直歷左右侍禁改太子右衛率府率遷右領軍衛將軍天子祀明堂推恩爲本衛大將軍當寶元康定間趙元昊叛西邊用兵侯率宗室七人詣闕自言願效用上深嘉獎至和二年七月癸未得疾神色怡然與諸昆弟談論不輟是日卒享年四十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天子悲思不已爲飛白字六曰世融好學忠孝以褒之夫人金城縣君王氏子男七人五早卒在者二人曰令晏右千牛衛將軍令箴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女二人長適右班殿直王戡次早卒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其所銘曰
富貴不動其心生死不渝其色惟性之安惟學之力孰云不壽求昭厥德

皇從姪康州刺史高密侯墓誌銘

惟高密侯宗師字靖之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王元份之孫濮王允讓之第七子明道元年爲右侍禁遷左侍禁改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累遷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御史騎都尉封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居三歲遷右監門衛將軍兼御史大夫轉勳上騎都尉進爵子

加食邑三百戶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右領軍衛大將軍轉勳輕車都尉進爵伯加食邑三百戶天子有事于南郊推恩轉勳上輕車都尉進爵侯加戶四百至和元年五月領康州刺史嘉祐元年十月甲子暴疾薨于家享年二十有九贈密州觀察使進封高密侯惟侯沈靜寡言寬仁好學未嘗有過失夫人濮陽郡君吳氏生男一人仲廩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女三人尚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好仁而靜敏學而明雖不末年而垂令名卜安于此其固其寧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廣平侯墓誌銘

廣平侯宗沔字上善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王元份之孫濮王允讓之第二子初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左監門率府率兼監察御史武騎尉遷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御史轉勳上騎都尉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左監門衛將軍轉勳輕車都尉天子有事于南郊推恩轉上輕車一有都尉二字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明年二月甲辰以疾卒享年二十贈沼州防禦使追封廣平侯權厝于承天佛寺惟侯為人明敏好學能為文辭娶高氏封仁壽縣君

子男二人仲足仲霄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塋于河南永安縣銘曰性之明學有方壽不隆永以歲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墓誌銘

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吳懿王德昭之曾孫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子曰右監門衛將軍贈右武衛大將軍世衡字夏卿母曰平原郡夫人朱氏世衡生早孤而平原夫人教之以學性沈敏每為童兒不好弄既長好學問通周易孟子喜為詩暇則學射法而已在諸昆弟為最幼

而尤以孝悌見稱初補殿直改太子右衛副率天子祀明堂推恩拜右監門衛將軍累遷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柱國天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嘉祐四年六月丙寅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一娶王氏太原縣君子男二人今展今持皆率府副率早卒女一人尚幼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學問以為文孝悌以為本其華已榮而實斯殞銘以歲之以昭其蘊

皇從孫右屯衛大將軍武當侯墓誌銘

惟武當侯世宣吳懿王德昭之曾孫彰國軍節度使
舒國公惟忠之孫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韓國公從
諤之子母曰大寧郡君慕容氏惟侯生於富貴而不
習為驕侈少好學喜購古書奇字遇人卑恭事親孝
悌累官至左題曰屯衛大將軍嘉祐三年五月己卯
以疾卒享年三十有六初娶天水縣君王氏再娶金
城縣君張氏子男六人長曰令鐸左千牛衛將軍次
曰令進令禱令愔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其二幼未
名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以天水
縣君祔焉銘曰

孝行之本謙德之恭壽胡不隆闕此幽宮

安陸侯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墓

夫人姓賈氏曾祖廷環累贈左神武大將軍祖官至
四方館使昭州團練使父德滋前左班殿直夫人以
選歸于安陸侯宗訥至和元年五月乙卯以疾卒享
年三十有六權厝于薦嚴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
酉祔安陸侯以葬銘曰

配德惟諧卜歲斯吉其固其安于此幽室

雍國大夫人馮氏墓誌銘

雍國大夫人馮氏者皇兄右千牛衛大將軍贈永清

軍節度觀察留後臨安侯惟和之夫人襄州觀察使
襄陽侯從誨寧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宣城公從審之
母曾祖暉靜難軍節度使衛王祖繼業定國軍節度
使贈中書令父訥西上閣門使馮氏自衛王仍世守
西邊有功載國史夫人生將家孝謹柔明動不踰禮
以世族選為臨汝侯

諸本有公字

之配居十有二年而臨

汝侯卒夫人居喪哀毀真宗嘉其行特封譚國夫人
以褒寵之夫人益自勵衣服飲食務為儉薄居處嚴
潔未嘗下堂雖家人亦罕得見喜誦浮屠書皇祐五
年正月癸亥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七追封雍國太夫

人子男二人從誨從審也女五人長適東頭供奉官
宋宗顏次早亡次以疾廢為比丘尼次適供備庫使
姚宗望次適西頭供奉官宋從政孫男十一人世遠
世儀皆大將軍世英世堅世及世開世卿世肱皆衛
將軍世偉世綽世仍皆太子率府率重孫九人令駟
令晃一作晃皆率府率令戈令甲令績一作績令課令浮
令收令僉皆副率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臨
汝侯之墓銘曰

世高勲選賢配進國爵褒行懿加大名由子貴壽考
隆銘不墜

東萊侯夫人平原郡夫人米氏墓誌銘

皇從姪故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夫人曰平原郡夫人米氏贈太子太師承德之曾孫橫海軍節度使信之孫內殿崇班閣門祗候繼豐之女夫人年十七選配東萊侯累封平陽郡君子男六人長曰世安贈左一作右驍衛大將軍次曰世融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次曰世昌右屯衛大將軍次曰世規右監門衛將軍次曰世猷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早亡次曰世衡贈左武衛大將軍女三人長適左侍禁劉希正次適內殿承制王說次適右侍禁陳宗誨孫男十二人皆諸衛將軍夫人將家子有賢行東萊之亡諸孤尚幼夫人始家訓子皆有法皇祐元年二月癸酉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一追封平原郡夫人權厝于奉先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東萊侯之墓銘曰

門以勲高配以賢求撫孤教善內德以優永揚其懿以閔諸幽

韓國公夫人太寧郡君慕容氏墓誌銘

夫人姓慕容氏贈太保章之曾孫贈中書令河南郡王延劉之孫太子率府率德正之女河南王有功於

國為時名臣夫人以賢女選為韓國公從藹之配韓公彰化軍節度使舒公之子事其親以孝而夫人承其夫以順事其舅姑以禮下其妾媵以仁撫其子無嫡庶以均故其內外宗姻莫不稱其能封太寧郡君至和元年正月戊寅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六子男十人長曰世豐贈右驍衛大將軍次曰世宣贈均州防禦使次曰世準世雄世本世綱皆諸衛將軍次曰世岳世峽世庸一作膺皆太子率府副率女三人長適高允懷次適張承訓次適鄭偃皆右侍禁餘皆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舉夫人之喪合塋于韓公之墓銘曰承天以順為婦以勤逮下以恩愛子以均以成厥家以播其芬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李氏墓誌銘

惟右監門衛將軍世堅之配曰李氏天椎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侍中贈中書令隴西郡王繼勳之曾孫崇儀副使守微之孫東頭供奉官舜舉之女惟李氏世為將家功在國史餘烈遺德是生賢女夫人年十有五以選配世堅惟孝與順以事其親以佐其夫惟禮與義以正其躬以全其節歸于世堅也

凡若干年而世堅卒無子夫人自誓不嫁宗族敦迫其守益堅凡七年當皇祐五年六月庚辰以疾卒于寢享年二十有三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塋于世堅之墓銘曰
婦德之休惟先順柔及其大節有不可奪刺銘幽陰以求芳烈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金堂縣君錢氏墓誌銘
夫人姓錢氏餘杭人也曾祖吳越忠懿王俶祖衛州防禦使惟渲父文思副使象輿錢氏自五代以來尊中國效臣順世稱其忠子孫蕃昌至今不衰夫人生於盛族孝謹勤儉性巧慧喜字書年十有四以選為右監門衛將軍世準之配封金堂縣君嘉祐五年九月庚子以疾卒享年二十有八子男二人令驪令烜皆天子右內率府副率早亡女三人皆尚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塋于永安之原銘曰
生宜其室歿安其藏銘昭其昧以求不忘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武昌縣君郭氏墓誌銘
并序

夫人姓郭氏曾祖恕右千牛衛將軍祖遵式洛苑使父昭悔一作誨左侍禁夫人聰明孝謹能讀書史善書

畫喜浮圖之說以選歸于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
覃封武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令璧太子右內率府
副率餘皆幼未賜名夫人以嘉祐二年十一月丁亥
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三權厝于奉先佛寺以嘉祐五
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行之脩學以明德施於內銘告諸冥

右監門將軍夫人東陽縣君鄭氏墓誌銘

夫人姓鄭氏曾祖誠贈定國軍節度使祖崇勳贈左
屯衛將軍父從範內殿崇班夫人以選歸于皇從孫
右監門衛將軍世智封東陽縣君生子男三人長曰
令唐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次未名卒次令初太
子右內率府副率夫人為人孝謹節儉喜誦浮圖書
至和元年八月戊戌以疾卒享年十有九以嘉祐五
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儉以行其躬孝以事其親以是貽其子孫

右屯衛將軍夫人永安縣君慕容氏墓誌銘

永安縣君慕容氏者皇從孫贈右屯衛大將軍仲蹇
之配也曾祖隱贈左千牛衛大將軍祖興號州團練
使父守恩左班殿直年十七選為屯衛之配有子二
人長曰士絜太子右監門衛率府率早卒次士夔太

子右內率府副率女一人尚幼夫人以嘉祐三年三月丙戌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五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仲蹇之墓銘曰

選以賢配封以夫貴歿而從之安此位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周氏墓誌銘 并序

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哲之夫人曰永安縣君周氏曾祖景左領軍衛上將軍累贈尚書令祖瑩天平軍節度使宣徽南院使父普西染院使夫人以慶曆五年選為監門之配勤孝柔仁克有婦道生一男曰太子右內率府率令儇女三人皆幼夫人以嘉祐二年二月庚午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九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之原銘曰

山川既佳日月惟吉惟永其安其藏其密

居士集卷第三十七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皇從姪遂國公墓銘諸皇子 疑

賈氏墓銘祖官至 闕其名

慕容氏墓銘子男十人

今止書九人世庸注一作世膺恐在十人之數

國朝故事宗室宗婦初亡皆權攢京城之僧寺遇
葬尊屬乃啓殯從行嘉祐五年十月三十日葬皇
兄濮安懿王以向傳式為護葬使於是分命近屬
宗懿隨護三祖下宗室宗婦同時祔于西京及汝
州路例差翰林學士分撰誌銘此卷合附內制集
今從其舊不敢易

居士集卷第三十八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八

行狀二首

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行狀

公諱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皇祖以下始著籍於膠
東公幼依外舅劉氏能自力為學初作詩已有動人
語今相國李公見之大驚謂公之皇考曰兒有大志
宜善視之州舉進士第一以書薦其里人史防而居
其次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采賈誼置噐之說試禮部
所奏士讀至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相噐也凡

貢士當賜第者考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叅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有法天子為無能過者亟以第一賜之初拜將仕郎將作監丞通判交州太守諸本作原王臻治政嚴急喜以察盡一作盡察為明公務為裁損濟之以寬獄訟為之不寬逾年通判濰州民有告某氏刻偽稅印為姦利者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於民民無所逃此所謂法出而姦生者邪是為政者之過也為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濰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為善人由是風化大行天禧二年還京師當召試時大臣有用事者意不悅公居數月不得召久而天子記其姓名趣使召試拜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階再加為宣德郎勳騎都尉主判三司開圻司賜緋衣銀魚遷右正言階朝奉郎勳上騎都尉今天子即位遷右司諫真宗新棄天下天子諒陰不言丁晋公用事專權欲邀致公許以知制誥公拒不往益堅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已連黜公歸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而至於此豈宜為權臣所脅得罪非吾懼也既而晋公敗士嘗為其用者皆恐懼獨公終無所屈未幾同修起居注又拜尚書禮

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賜服金紫改
三司戶部度支二副使轉勳輕車都尉借給事中奉
使契丹天聖八年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
會靈官判官充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賜爵汝南縣
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太后修景德寺成詔公為記而
宦者羅崇勳主營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為記當得
叅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勳
怒讒之太后遷禮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出為西
京留守是時魯肅簡公方叅知此一無此字政事爭之太后
前卒不能晉以親便求改密州遭歲旱除其公田之

租數千石

諸本作碩疑頃字說

又譴悉除京東民租弛其鹽禁

使民得賈海易食以救其飢東人至今賴之皆曰使
吾人百萬口活而不飢者蔡公也徙南京留守進爵
侯增邑戶五百為一千階朝散大夫召還拜右諫議
大夫權御史中丞判吏部流內銓遷給事中勳護軍
增邑五百為千五百戶莊獻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楊
太妃為太后垂簾聽政議決召百官賀公曰天子明
聖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萬事以慰天下之心豈
宜女后相繼稱制且自古無有固止不追班太妃卒
不預政止稱太后於宮中復為龍圖閣直學士權三

司使京師有指荆王為飛語者內侍省得三司小吏
鞠之連及數百人上聞之大怒詔公窮治迹其所來
無端而上督責愈急有司不知所為京師為之恐動
公以謂繆妄之說起於小人不足窮治且無以慰安
荆王危疑之心奏疏論之一夕三上上大悟乃可其
奏止笞數人而已中外之情乃安拜樞密副使進爵
公增邑戶五百為二千南海蠻酋虐其部人部人歎
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為叛蠻不可納宜還
其部公獨以為蠻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內
之荆湖賜以閒田使自營今縱却之必不復還其

無一

此部苟散入山谷當為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

蠻果為亂殺將吏十餘人宜桂以西皆警朝廷頗以
為憂景祐元年遷禮部侍郎叅知政事二年賜號推
忠佐理功臣進階正奉大夫勲柱國郭皇后廢京師
富人陳氏女有色選入宮為后公爭之以為不可自
辰至巳辨論不已上意稍悟遂還其家河決橫隴改
而北流議者以為當塞公曰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
其所趣以導之可無澶滑壅潰之患而具博數州得
在河南於國家便但理堤護魏州而已從之澶滑果
無患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界上界上驚搔議者

欲發大軍以備邊公獨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公在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天下推之為正人搢紳之士倚以為朝廷重三年頻表一有解職不許明年遂罷以戶部侍郎歸班改賜推求字誠保德功臣勲上柱國久之出知潁州寶元二年四月四日以疾卒于官公在潁州聞西方用兵惻然有憂國心自以待罪外邦不得盡其所懷使其弟稟言西事甚詳公之卒故吏朱宋至潁潁之吏民見宋一有號泣一有於馬前指公嘗所更歷施為曰此公之迹也其為政有仁恩所至如此平生喜薦士一有所薦二字如

楊偕郭勸劉隨龐籍段少連比比為當世名臣公為人神色明秀須眉如畫精學博聞寬大沉默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其莅官行已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謹按贈兵部尚書於今為三品其法當謚敢告有司謹狀

司封員外郎許公行狀

君諱逖字景山世家歙州少仕偽唐為監察御史李氏國除以族北遷獻其文若干篇得召試為汲縣尉冠氏主簿凡主簿二歲縣民七百人詣京師願得君為令遷祕書省校書郎知縣事數上書論北邊事是

時趙普為相四方奏疏不可其意者悉投二甕中甕
滿轉出而焚之未嘗有所肯可獨稱君為能曰其言
與我多合又二歲徙江華令未行轉運使樊知古薦
其材拜太僕寺丞磨勘錢帛糧草監朶城和糴知海
陵監三歲用監最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監泗州
排岸司遷贊善大夫監永興軍摧貨務遷太常丞知
鼎州州雜蠻蠻喜以攻劫為生少年百餘人私自署
為名號常伺夜出掠居人居人惡之莫敢指君至而
歎曰夫政民之庇也威不先去其惡則惠亦不能及
人君政既行盜皆亡入他境約君去乃還遷國子博
士奉使兩浙江南言茶鹽利害省州縣之役皆稱旨
出知興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田四萬餘頃
世傳漢蕭何所為君行壞堰顧其屬曰鄧侯方佐漢
取天下乃暇為此以溉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
不為也今吾豈宜憚一時之勞而廢古人萬世之利
乃率工徒躬治木石石墜傷其左足君益不懈堰成歲
穀大豐得嘉禾十二莖以獻遷尚書主客員外郎京
西轉運使徙荆湖南略荆湖南接谿洞諸蠻歲出為
州縣患君曰鳥獸可馴况蠻亦人乎乃召其首豪諭
以禍福諸蠻皆以君言為可信訖三歲不以蠻事聞

朝廷君罷來朝真宗面稱其能會有司言荆南久不治真宗拜君度支員外郎知府事荆南鈴轄北路兵馬於荆湖為大府故常用重人至君特選以材用員外郎自君而始明年遷司封員外郎賜金紫徙知揚州州居南方之會世之仕宦於南與其死而無歸者皆寓其家於揚州故其子弟雜居民間往往倚權貴恃法得贖出入里巷為不法至或破亡其家君捕其甚者答之曰此非吏法乃吾代汝父兄教也子弟羞媿自悔稍就學問為善人風俗大化歲滿在道得疾卒于高郵君少孤事其母兄以孝謹聞常戒其妻事

嫂如姑而未嘗敢先其兄食衣雖弊兄不易衣不敢

易初違命侯遣其弟朝京師君之故友全一作金惟

岳當從以其家屬託君惟岳果留不返君善撫其家

為嫁其女數人李氏國亡君載其家北歸京師以還

惟岳歷官四十年不問家事好學尤喜孫吳兵法初

在偽唐數上書言事得校書郎遂遷御史王師圍金

陵李氏大將李雄擁兵數萬留上江陰持兩端李氏

患之以謂非君不能召雄君走上江以語動雄雄即

聽命已而李氏以蠟書止雄於溧水君曰此非柵兵

之地留之必敗乃戒雄曰兵來慎無動待我一夕吾

文惠公全集 卷三十一
當入白可與公兵俱入城君去王師挑之雄輒出戰
果敗死君至收其餘卒千人而去君少慷慨卒能自
立於時其孝謹聞於其族其信義著於其友其材能
稱於其官是皆可書以傳謹狀

居士集卷第三十八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蔡公行狀詩已有

一作已
能有

數千石

元本疑石字
訛當作

許公行狀全惟岳

全恕本
作金

居士集卷第三十九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九

記十首

泗州先春亭記

景祐二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為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為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

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
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洲也
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為勞
餞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
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於是治常
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為舟者
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一有暇其乎
勞三字
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為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
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為政也
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

至不授館羈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
舍寄寓皆三代為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為禦
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往來然
後思自休焉故曰知為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
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
其舊者是也是役也堤為大故予記其大者詳焉

夷陵縣至喜堂記

峽州治夷陵地濱大江雖此一字無有椒漆紙以通商賈
而民俗儉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
鱸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為而至地僻

而貧故夷陵為下縣而峽為小州州居無郭郭通衢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竈廩厦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一作茅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一無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荆以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荆豈其陋俗自古然歟景祐二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柵甃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為瓦屋別竈廩異人畜以變其俗既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勅書

樓飾廳事新吏舍二年夏縣功畢某有罪來是邦朱公於某有舊且哀其以罪而來為至縣舍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為䟽絜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與賓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處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頑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然夷陵之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二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絕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為吏者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歲滿或自罷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

一少盜而令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袖茶筍四時
作事靜而令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袖茶筍四時
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
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為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
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歲其壁夫令雖卑而有土
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爾
一作使後來有考
作其歲月云爾

峽州至喜堂記

蜀於五代為僭國以險為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
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
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

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
水道岷江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
三峽為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鬪激束之為湍觸之為
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
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迹故凡西蜀之可以充
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
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為險且不測如此夷
陵為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為平流故舟人至此者
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為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
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為舟者之停留

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為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為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為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脩焉

御書閣記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宮曰登真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喬鍊藥於此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說興天子為

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山異迹而尤好書法聞登真有開元時所賜字甚奇乃取至京師閱焉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帛字使藏焉其後登真大火獨飛帛書存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探其私笈一作篋以市工材悉復宮之舊建樓若干尺以藏賜書予之故人處士任君為予言其事來乞文以志凡十餘請而不懈予所領職方悉掌天下圖書考圖驗之醴陵老佛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真者其說皆然乃為之記夫老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為其徒者常相訾病若不相容於世二家之說皆見

斥於吾儒宜其合勢并力以為拒守而乃反自相攻
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生性命所持之說相
鑿而然邪故其代為興衰各繫於時之好惡雖善辯
者不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宮室以矜世人則
其為事同焉然而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趣
者常衆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去靈仙飛化之術
其事冥深不可質究則其為一無常以淡泊無為為
務故凡佛氏之動搖興作為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
主之好尚不能獨興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
於其徒者哉知一是已慶曆二年八月八日廬陵歐

陽脩記

畫舫齋記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而
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
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為明其
虛室之䟽以達則攔檻其兩旁以為坐立之倚凡偃
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嶺峯佳花美木
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
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
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

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
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
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
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徃徃二字一作或叫號
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
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
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
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二字無此飽廩食而安
署居追一作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一作鱷
二之出沒波濤之洶欵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

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
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
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
波傲然二字無此枕席之上一日而此字無千里則舟之
行豈不樂哉一作誠顧予誠有所未暇而此八字一
制尤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
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
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此一無置于壁

壬午十二月十二日書

王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
 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
 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
 為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
 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
 大臣老將多以諛不見信用一作皆怒而有怠心而梁
 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
 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
 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
 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

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
 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
 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
 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
 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未
 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
 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
 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歸而史云召之是
 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

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此一無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

於為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為非拘牽常筭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一有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二字一作否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

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况得拜其像
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盡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
後而歸其人使歲之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摯故
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
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
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
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
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

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
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
以為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

師

一有則字

又取孔子門人之高第曰顏回者而配焉以

為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
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更
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
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
則為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
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為立

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為夫子之尊由此為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為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為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為古禮不足復用可勝

歎哉

一無此四字

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

禮樂崇

一作尊

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

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

縣而吏或不能諭上

一有之字

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

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

君栗為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

正位為學舍於其旁葺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

學然後

一作后

考制度

一作圖記

為俎豆邊筐罇爵簠簋凡

若干

一作凡百餘事

以與其邑人行事

一本大宋之與至謂之不急一段載于此

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朞月稱治又能載國典

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吉州學記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負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

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甃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

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
亭嚴嚴翼翼壯偉闕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
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于吉而一無濫官于朝廷字
進不能贊揚一作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
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
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
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一無風俗純美
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
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
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一作息以中止幸予他
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
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
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
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
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
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
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
立諸其廡以俟

豐樂亭記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其間諸滁人得於

州城一作西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

谷窈然而深箴中有清泉滃然而仰一無此字出俯仰左

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

往遊一作還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

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

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

滁修嘗考其山川按一作按其山水考其圖記升高以望清

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

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

一有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

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

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

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

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

之功德休養生息一作覆被休養溷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

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于

山谷之間乃一無此字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

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刺露清秀四時之景一作美

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

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

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
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慶曆丙戌六月
日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歐陽脩記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
秀者琅邪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
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
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此一無智僊也名之
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
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

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
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
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
一作涸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
一作落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

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偃僂提携往來而不絕者滁
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
冽一作泉列而酒香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
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
誼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

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
林陰翳鳥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
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碑有
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
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居士集卷第三十九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御書閣記醴陵縣東有宮曰登真朝佐按長沙志
登真觀名非宮也公父名觀故其功德觀亦曰西
陽官蓋避諱易之三十四卷胡文恭公墓誌醴泉
觀使為宮使亦以此

至喜亭記始平蜀

石本無始字

于萬里

于石本作千

合蜀眾水

出三峽為荆江

宋文粹云合蜀眾水歷三峽捍石本為荆江峽山之險與江相傾捍

舟人至此

一作舟人之至此

更生

石本此字下有朝奉郎三字

之停留也

權

本作弭誌石本

喜幸

石本此字下有也

固為下州

石本無固字

固為

固一作舊

廩與俸

一作守之廩俸

朱公能

朱一作獨

愷悌

石本作豈弟

數大豐一作頻

畫舫齋記以舟名之作焉一作

穀城縣夫子廟記大宋之興一作與太平之功一無之

為其邑其一作是有志之士矣此下一有寶元元年廬陵歐陽脩記十字

吉州學記西北石本作西南知州事石本此字下有殿中丞三字人不

以為多石本無人字下句人世家于吉于石本其入

其石本者漸下有故字婚作昏長幼石本作

豐樂亭記欲求一無之所一作處道其此上一以與民

共樂以一作而

醉翁亭記宴酣一作適

此卷峽州至喜亭記穀城夫子廟記再以慶曆四年宋文粹本校之尚有不同又吉州學記以校承平時閩本徃徃異辭疑是初藁先已傳布今錄全篇附外集十三卷之後使學者有考焉



